

◎ 方 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移情别恋

移情别恋

方 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灵

封面设计:鞠洪琛

移情别恋

方远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875 字数:270000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7-222-02168-X/I·591 定价:14.80元

目 录

光明大街	1
官家花园	12
猿人别墅	19
官记瓜摊	33
好来影院	44
婚姻大事	53
画眉之死	62
街头游戏	70
派出所里	77
龙凤酒店	87
无事生非	99
银铛入狱	106
接风洗尘	116
全家福照	125
妙龄歌女	133
遥想当年	139
秘密约会	148
厕所风波	159
故地重游	168
初恋情人	177

美宴苦酒	186
天皇歌厅	194
探访金屋	205
贵族学校	215
在劫难逃	224
再陷爱河	233
化妆舞会	243
红色纱巾	254
尴尬重逢	264
午夜心声	272
医疗事故	280
生日快乐	292
因祸得福	304
神秘请柬	313
知青饭庄	324
从头再来	332

光明大街

光明大街的人们发现家门口出现了一个西瓜摊是这天下午五点多钟的事儿。

最先发现这一情况的是在西瓜摊对面龙凤大酒店里作礼仪小姐的珠珠和西瓜摊右边的修鞋匠李二舜。

这天的天气出奇的好，天边一点云彩也没有，碧空如洗的样子，西落的太阳就像个刚要出锅的油酥烧饼挂在那儿，挺诱人的。也没有风，当然我们这个北方城市在夏天是极少有风的，就像春天秋天极少没风一样。当时，珠珠正身配“欢迎您光临”的红色迎宾绸带站在酒店大厅门口，双手相叠放在小腹的前面，两个白晰稚嫩染着红指甲的大拇指还不时地相互绕来绕去，如同两个孩童在围着一棵小树欢快地戏嬉。她脸上的笑就像是一朵美丽的绢花，这种如绢花的笑自然不会发自内心，是一种经过特殊培训而形成的职业化的微笑，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在不想笑的时候必须笑，而且必须笑得和真的一样，否则就会失去那份本该属于她的薪水。这个时候也自然不会有客人，店堂里冷清清的，只有那些被辛勤的服务生擦洗得一尘不染的桌椅和餐具在发着寒光，将要来这里吃饭的人们现在有的正在会议室里做着反腐倡廉的动员报告，有的正在看着晚报新闻。珠珠不想把这种笑白白地浪费掉，就先是抬眼看了会儿如烧饼似的太阳，又冲它伸了伸舌头，然后就面向了马路上的行人。

光明大街是我们这个北方城市一条比较繁华的南北走向的马路，很多年以前并不叫“光明大街”，而叫“昌茂路”，两边的法

国梧桐的树干已经千疮百孔，皱纹环生，就像两排年愈花甲的老人在为另一老人送行。

昌茂路在万恶的旧社会可谓不同凡响，曾是闻名遐迩的商埠，当地名声显赫的老字号大都集中在这里。它自本世纪初开始兴盛，不少人在这里发了财，腰缠万贯，也有不少人在这里遭了难，倾家荡产。不过到了五六十年代，无论腰缠万贯的还是倾家荡产的又都遭了难，殊途同归了。如今，与其周围的华丽雄伟的高楼大厦相比，它已显得过于破烂不堪，就像一群妙龄少女围着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太婆一样。所以，它的繁华已经不是因为它有众多的商业或者娱乐网点，而是因为去附近任何一家大商场或高级娱乐厅都必须经过这里，就像你下班回家要进卧室或者厨房就必须经过门厅一样。

珠珠看到一个年龄如己身着黑色连衣短裙的姑娘自南向北走去的时候，一只绿色的苍蝇在围着她嗡嗡地转了数圈之后，正好在她的嘴唇上停了下来。

这只苍蝇美丽无比，宝绿色的身躯配以晶莹剔透的紫红色头颅，就像一只采蜜的蜜蜂卧在珠珠红红的嘴唇上。当然，苍蝇再美丽也不会变成蜜蜂，就像猴子再聪明也不会变成人类一样。

珠珠厌恶至极地挥手驱赶着苍蝇，同时吐了一口唾沫。

美丽的苍蝇显然有些恋恋不舍，它觉得在这个漂亮女人的红嘴唇上歇息一会儿感觉很是不错，温馨而充满诗意，而且她吐出的这口唾沫在空中如雨点般散开之后，在夏日的阳光下折射出一道迷人的七色彩虹，其中一丝在划了一道妙不可言的抛物线之后还落在了苍蝇紫红色的头上。苍蝇抬起闪着黑光的前爪将其抹到嘴里，甜甜的味道更使它下定了再次在这个女人嘴唇上落下的决心。

苍蝇驱而不散，珠珠不禁面有愠色，就在她与苍蝇展开斗争的时候，黑裙姑娘已经走到了珠珠眼前的人行道上。

黑裙姑娘起初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她并不知道这个站在酒店门口的漂亮女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烦躁不安。她不由得停了会儿，想寻个究竟，待她看到那只美丽的苍蝇时就情不自禁地笑了笑，然后继续她的路程。但是，她的笑声还没传到珠珠的耳朵里，就被高出路面很多的下水道水泥井盖绊了下。黑裙姑娘往前踉跄了正好三步时，左脚金色的高跟鞋鞋跟就同鞋底无情地分家了。

珠珠想这回该轮到她幸灾乐祸了，但是她没有，因为那只苍蝇还在围着她转。

住在这里或者常从这里路过的人们都知道，龙凤大酒店门前的这个井盖原来并不高出地面，也不是水泥的，是生铁的。前些日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夜里丢了三次，在前后三次跌进三个行人之后，市政部门被迫无奈将井盖换成了水泥的。与此同时，市报在头版的重要位置报道了公安人员奋战 15 个昼夜破获了三个夜间进城偷井盖倒卖的农民盗窃团伙。这对每个想走路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丢铁井盖和行人落井的事仍时有发生，市报和晚报的社会新闻版上几乎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公安机关对此已无能为力，一个井盖前面站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显然是不现实的。市政部门开过几天的研讨会之后，只好决定投资在预制水泥板厂定做了一批水泥井盖，发现丢一个铁井盖就换一个水泥井盖，并由此引发了我们这个城市市政设施的一项重要变革。聪明的市民们已经有所预感，在不久的将来，铁井盖就会在这个城市彻底消失了。如果那些盗贼也像市民们一样聪明，不急功近利地将铁井盖马上当铁卖掉，说不定多少年以后就具有了文物收藏价值，价格将成倍地增长。

黑裙姑娘显然有些尴尬，由笑别人到被人笑的角色转换一时还不能在心理上接受，所以她的脸红了阵儿又白了阵儿。她撩了下跌落到前额上的头发，又蹦蹦跳跳地回头抬起鞋跟，准备快步离开，但她眼前的路已经变得高低不平如山路一般了。

值得高兴的是，在马路的斜对面就有一个修鞋匠，这时的修鞋匠早已目睹了黑裙姑娘由兴奋到懊丧的全过程，他正兴高采烈地把手中的小铁锤敲得叮当响。

黑裙姑娘听到了这叮当叮当的响声，她看了眼马路对面的修鞋匠，嘴里好像骂了句“他妈的”或“他爹的”之类的话，才向马路对面走去。人们看到，她的两只胳膊弯屈着，像投降的士兵一样向上翘着，远远地望去，又就像个在过独木桥的农家少女。由于一只鞋有鞋跟而另一只却没有鞋跟，她走起路来就变得一瘸一拐，如同电视机里粉墨登场的唐老鸭。而且她还发现，许多行人已经停止了脚步，专心致志而又笑容满面地盯着她，几个开面的司机还喜不自禁地按响了喇叭。她这种难堪的样子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几丝难得的好心情。

黑裙姑娘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在修鞋摊前的小马扎上坐下来，脱下左脚的金色高跟鞋连同鞋跟一起递给修鞋匠。

修鞋匠今年四十有三，光明大街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认识他。他就住在他身后那个有两位老太太坐在门口的院里。两位面容慈祥的老人都是花白的头发，只是一个头顶上有头发而另一个头顶上已经没有了头发。她们现在正面对西落的太阳，口干舌燥地拉家常，她们的话题重大而富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儿媳妇们教育得孝顺起来。修鞋匠姓李，大名很少有人知道，他奶奶活着的时候叫他二舜，街上的人就都叫他二舜。

李二舜从事修鞋工作是几年前才开始的，那是他刚从西郊的省第一监狱里出来后不久。二舜是个苦命人，他的爹妈死得比他奶奶还早，在他奶奶死了之后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时他刚好二十岁。他原来在一家街道企业做电工，在二十几年前的这个城市里，腰带上挂着一排钳子扳子螺丝刀子之类的东西就像现在人们腰挂BP机手持大哥大一样气派。二舜十分喜欢自己的这份差

事，除了洗澡睡觉之外，总是工具不离身，工具在他屁股后面拍拍打打的感觉就像威武的战士肩挎一支卡宾枪。由于缺爹少妈，由于他家境的贫寒，更由于他是个跛腿，二歪二十八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刚才提到的那个头顶没有头发的老太太叫高田氏，和他同住一院，就是她当初把她市郊农村表妹的女儿花介绍给了二歪。

光明大街上见过花的人都还记得，花的长相不比任何一个城市姑娘逊色，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光明大街的大部分姑娘漂亮。她的眼睛大大的，水灵灵的，扑闪扑闪地挺动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会说话的那种。头发也黑，梳着一根长辫，如果你对当年红透整个中国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还有印象的话，李铁梅脑后的那根就是。皮肤也好，白白的又被郊区的村风吹红了脸腮，如同两只熟透了的国光苹果，不像城里的姑娘因过于白晰而显得苍白毫无生气可言，别有一番风韵。当然，人无完人，花姑娘也不能超凡脱俗，不可避免地犯过一点小小的错误，比方爱上过一个有妇之夫并流过产什么的。不过，瑕不掩玉，流过多少次产并不影响她的美丽程度，何况她还属于年幼无知吃亏上当那种类型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城市户口就像现在的出国护照美国绿卡一样值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

二歪和花初次见面的那天，是高田氏精心挑选的好日子，五一国际劳动节。李二歪身穿一套深蓝色全新工作服，还特意在厂锅炉房里洗了个澡，并刮了刮胡子。花那天好像也做了些准备，红袄绿裤也都是新的，还抹了雪花膏，所以脸庞就像国光苹果上的一层白霜。整个见面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只说了两句话：你好。你好。我叫李二歪。我叫花。然后两人就分手了。李二歪站起来送花的时候，努力使自己的两条腿能一般长。但是，他失败了。骨肉毕竟不是面团，抻是抻不出来的。花看着李二歪立场不坚定的样子，就捂着嘴笑了下，然后就对姨妈高田氏小声说，怎么还是个瘸子？高田氏拉着花的手说了好多话，李二歪只听见了

一句，大意是，这人心眼挺好的。

花在同二舜见过这面之后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这有点出乎二舜的意外。

二舜走上城乡结合的路子是处于无奈，他想两个人在一起睡觉总比一个人睡好，而且还是个如此美丽丰满的女人，就别管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了。他跟花见过面后竟想不起她到底有多好看，只记得那两只硕大的乳房鼓鼓地勾人魂魄，还有那腰和屁股，他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怎么如此大而圆的屁股和乳房之间会有这么细的腰呢。二舜的订婚礼物是给花的娘家送了一百斤全国通用粮票，就是多少斤粮票里还有多少斤花生油的那种。二舜的婚礼成了当时这座城市移风易俗的典范，花的娘家像做贼似地把闺女嫁进城里，二舜娶了个“过来人”也不怎么好听，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算事。

然而，婚后不出二载，他们的儿子李庆民也就六个月，花姑娘就像上了大烟瘾的恶少，旧情复发，再次躺在了那个有妇之夫的怀里。二舜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要尽丈夫的责任，不能白白地戴着顶绿帽子。他在一个烈日高悬的中午把花和那个男人堵在家里时，首先想到的是他手中的螺丝刀子应该插在那个男人的胸部还是臀部。他在床前站了会儿，还看了眼他和花的结婚照，最后他把两个部位折中了一下，挥起粗壮的右臂，恨恨地插在了那个男人的腹部。那男人竟然一声不吭，双手捂着冒血的腹部，两眼死死地盯着二舜不放。这是一双困兽般的眼睛，血红而寒光四射，二舜不敢与其对视，就回过头来看着花。花的神情叫人想起了这座城市还叫白区的时候许许多多笑着走向死亡的革命者，她的头高昂着，目光里透着几丝满足和狂妄。二舜看了看手中滴着黑血的螺丝刀，然后就把它先后插进了那个男人的右眼和花的左眼，并用菜刀割去了他俩的耳朵。二舜对此感到后悔是判刑入狱以后的事，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这一对狗男女捅死，或

者割去那个男人的阳具，而是只捅瞎了他们一人一只眼割去了一人一只耳朵。

十多年后，犯故意伤害罪的二孬刑满释放，他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日新月异，面目全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谁的老婆跟谁的丈夫睡觉已不再是什么新闻，某个大款没有女秘或者情人相随才是新闻。从这一点考虑，当年花的行为很是正常，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一样，只是她具有些超前意识，在当时的环境下难以被人接受罢了。

李二孬从监狱里出来那天，光明大街居委会没有抛弃这个令人同情的老孤儿，派了一辆大头车把他接回了家。这时花从这里早已搬出十多年了，那个男人和花各自离婚后终于结成夫妻，并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在郊区的公路边开了一家饭店，雇了三个东北姑娘陪客人吃陪客人睡，一只左眼和右耳朵同一只右眼和左耳朵配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就像长在一只头上一样。他们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就发家致富了。

二孬出狱后就不再有工作，他的儿子李庆民回家看过他一次就不知了去向，居委会的王主任就把街道上孤寡老人马老头死前留下的一堆修鞋工具给了他。

现在，二孬接过了黑裙姑娘的鞋和鞋跟，他发现这只鞋跟就像她的双腿一样秀丽无比，手感良好。他还发现，黑裙姑娘竟有些像花的样子，风情万种地让人心乱，用时髦的话叫“性感”。这使他的修鞋过程变得既轻松快活又黯然神伤。

一辆加长北京 130 货车开进光明大街的时候，马路上的人谁也没注意。车开到二孬的修鞋摊的右边停下来，车上跳下来一伙人就掀开蓬布往下卸西瓜。一伙人兴致正高，又喊又叫的样子使人想起电影里正在撤退的国民党士兵。就这样，圆圆的西瓜经过他们的手堆放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

二孬听到这杂乱的声响，就禁不住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发现

卸西瓜的人中有同院的宫小军，就冲宫小军点了点头。

宫小军站在车上，一个十多斤重的花皮西瓜此时正在他的右手散发着青光。

“二乔，”宫小军看看二乔，又看看西瓜，说，“过会儿来吃西瓜，这是刚从河南开封拉来的，个大籽小瓢甜。”

宫小军说这话的时候，还抬起左手来拍了拍西瓜，叭叭的拍瓜声就像有人在拍孩子的屁股。宫小军也显然发现这声音十分悦耳动听，就一时兴起想把手中的西瓜高高地抛起，然后再接住。但是，他抛是抛起来了，却没能再接住，西瓜碰了他手一下就滚落到地上。随着哐的一声响，瓜瓢四溅，一块拳头大小的瓜瓢还从地上奇迹般地蹦起来，然后欢快地落到了黑裙姑娘秀美的大腿上。宫小军先是愣了下，后来就看着黑裙姑娘腿上的西瓜瓢竟禁不住笑了。

最先对这声响做出反应的是一直在围着珠珠转的那只美丽的苍蝇，它奋不顾身地飞过马路，扑到满地的瓜瓢上，贪婪地吸吮着。

珠珠这时正为那只该死的苍蝇终于飞走了而庆幸，待她的目光跟随着苍蝇穿过马路落在彤红的西瓜瓢上时，宫小军已和黑裙姑娘吵了起来。而且她还发现，黑裙姑娘已经离开了修鞋摊，正光着一只脚丫子冲着嘿嘿笑着的宫小军破口大骂。

“你给你妈送西瓜也这么个送法吗？”黑裙姑娘指着宫小军说。

宫小军还站在车上，居高临下的视觉使他产生了一股能战胜一切的力量。宫小军早就想找下机会干一仗了，现在机会来了。而且他还发现，这个姑娘的乳房真是动人极了，一颤一颤的样子就像怀揣着俩大白兔子，他想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里相会说不定还能喜欢上她。

“听这口气，你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宫小军低头看了眼黑裙姑娘深深而白白的乳沟，说。

行人们这时都停止了赶路，不约而同地围上前来，他们瞪着或大或小的眼睛看着宫小军和黑裙姑娘，脸上无一例外地挂着欣喜万分的表情，就像刚刚发了奖金一样。

珠珠的视线被黑压压的人群无情地挡住了，她现在只能看到站在车上的盛气凌人的宫小军。

“我就是你妈！现在都计划生育了你难道不知道？我遵纪守法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你难道不知道？”黑裙姑娘毫不示弱，拍拍胸脯，说。

宫小军晃了晃脑袋，又翻了翻白眼，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我叫你妈你敢答应吗？”

黑裙姑娘愣了下，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说：“怎么不敢？我怎么不敢？白拣个孝顺儿子我能不要？”

宫小军这时已经扒掉了上衣，人们发现他裸露的肌肉在上下跳动着。

“叫呀，怎么不叫？”黑裙姑娘见宫小军没再言语，又说。

宫小军的目光从黑压压的人头上移开，他抬头看了看天，发现西天那个刚出炉的烧饼煞是诱人，又低头看了看地，看到人们的脚正在兴奋在跳着。这时，他也无意中发现了马路对面龙凤大酒店门前向这里张望的珠珠。宫小军对这个叫珠珠的礼仪小姐并不陌生，而且对她娇美的面容很有好感，都在一条街上生活或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只是不知道她叫珠珠。现在，他冲珠珠眨了眨眼，又咧嘴笑了笑，然后对黑裙姑娘呲呲牙，高声喊道：“妈——”

一个年过四十岁的男人喊一个最多二十岁的女人为妈不能不说是件罕事，如果晚报记者在场说不定还能发一条挺不错的社会新闻。人们被宫小军的喊声震懵了，面面相觑后把目光落在了黑裙姑娘的脸上。

黑裙姑娘竟然一时不知所措，半晌才挺了挺高耸的胸脯，爽

声应道：“哎！走，好孩子，妈带着你买糖吃。”

这声“哎”就像是相声演员抖开了个包袱，一阵欢快而夸张了的笑声自人群中暴发出来。

官小军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人们发现他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笑着从车上跳下，走近黑裙姑娘，双眼紧紧地盯着她高高耸起的胸脯，说：“妈，糖我就不吃了，我要吃奶。”

黑裙姑娘一时语塞，下意识地捂住了胸脯，后退了一步，脸也马上红了。

围观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其中还有人大叫起来：“叫他吃奶呀，人家妈都叫了你怎么不叫他吃呀，这不是犯虐待罪吗？”

就在这时，李二孬在人们噢噢的欢叫声中挤进人群，官小军发现他的身后还跟着身挎紫色皮带的青年巡警。

这个巡警叫李东方，市警校毕业，刚从东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调到这个区任巡警中队长不久。李二孬认识李东方是因为认识李东方他爹，李东方他爹在西郊省第一监狱当政委，李二孬服刑时与狱警春节联欢时认识了跟在父亲身边当时只有十多岁的李东方。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李东方一边往里挤一边说。

“他要流氓。”黑裙姑娘挤了挤眼泪，指着官小军说。

官小军掏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看着二孬，说：“巡警先生，我们这条街上出了个汉奸。”

李东方变得更加严肃起来，对围观的人们挥挥手，说：“走，都给我走，有什么好看的？”

人们哀怨地看着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李东方，开始恋恋不舍地移动着步子，黑裙姑娘也趁机溜走了。

李二孬在黑裙姑娘走远了才发现她已经走了，他高声喊道：“哎，你的鞋。”

官小军拍拍二孬的肩膀，朝李东方努努嘴，说：“留着献给皇

军吧。”

“宫小军，你别这样无理取闹好不好？你的西瓜还想不想卖了？”李东方整理了下刚才被人们挤歪了的武装带，说。

宫小军蓦地愣住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巡警先生，欢迎你来参加宫记西瓜摊的开业典礼。”宫小军弹掉只抽了几口的烟卷，说。

李东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不愿再跟宫小军绕舌，继续顺着光明大街巡逻去了。

这时，同在这条街开寻梦咖啡厅的高点点走过来，对宫小军说：“宫小军，也做生意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也好送个牌匾什么的？”说着，他环视了下露天的西瓜摊，“可送了牌匾也没地方挂呵？”

高点点就是那个头上没有头发的高田氏最小的儿子，和宫小军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又同住一个院，一起下过乡，他开始开咖啡厅是几年前的事，如今已经提前奔向小康了。

宫小军看着油头粉面的高点点，操起西瓜刀将一只西瓜一切两半，高叫道：“你他妈的从院里搬出来，我不就有地方挂了？”

宫家花园

宫小军的母亲素真此时就站在院门口，正静静地看着宫小军表演的这一幕。她的一只手扶着油漆斑驳的门框，一只手高举着挡在眼眉上，就像一位放羊的老汉在寻找走失在山坡上的羔羊。宫小军的这种表演，对于母亲来说，已经见多不怪了。

宫小军的家是一处小小的四合院，几十年前叫宫家花园，房舍是黑瓦灰砖红窗的那种，院门是一并不十分高大的牌楼，白底阴字的“宫家花园”四个字告诉人们它的主人是谁。这种四合院在我们这座北方城市里前几年多的是，就像如今马路两边林立的桶子楼一样普遍，只是后来随着一次次的旧城改造越来越少了。

宫家花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曾见到过一朵花，就像现在数不清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建造的一处处居民小区名叫什么什么花园见不到一朵花一样。四合院里只有一棵树，只开花不结果的石榴树，夏天红红的一片，如一把巨大的遮阳伞撑在那儿；冬天则光秃秃的，就像一把用久了的竹杆扫帚。

门口原来还有一对汉白玉狮子，雕刻精细，造型逼真，既威武又可爱，行人路过它时都禁不住会伸手摸一摸，所以它就更加光亮照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对石狮子自然就会碍革命造反派的眼，是封资修的产物呢。有一天，臂戴红袖章腰扎武装带头顶黄军帽的李二歪带领一批红卫兵战将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门口，围着石狮子齐刷刷地站了一圈儿，声嘶力竭地喊了一阵“破四旧立四新”之类的口号之后，就把它砸成了碎石。狮子歪倒的时候，正好砸在李二歪的右脚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痛